

金鐘／著

風雲人物訪問錄

中國的演變

問：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天下大亂，您看呢？

傅聰：鄧小平上台後，基本上是掛羊頭，賣狗肉，不過，狗頭還早要掛出來，所以，長遠來看，我不悲觀。

問：二十一世紀會給中國人帶來好運嗎？

余英時：我只想說本世紀剩餘的時間，中國能收拾殘局，就很幸運了。二十世紀給中國的破壞實在太厲害，共產主義製造的災難，比如一個「文革」，就大大超過歷史學家的想像。

開放雜誌藏書



風雲人物訪問錄

中國的演變

金鐘著

THE EVOLUTION IN CHINA

Interviews with history makers

by Jin Zhong

Published by Open Magazine

P.O. Box 20558, Hennessy Rd.

Printed i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February 1994.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的演變 風雲人物訪問錄

作 者：金鐘

責任編輯：蔡詠梅、鄺月婷

出 版：開放雜誌社 電話：8939197 傳真：8915591
香港軒尼詩道郵箱20558

發 行：田園書屋 電話：3858031

定價：70港元 ISBN 962-7934-01-1

1994年2月初版

目錄

一九八六

「火龍」與文化大革命

1

李翰祥

托派對中國改革的看法

9

一丁

我們別無選擇

18

何維凌

香港有這麼多寂寞的人

27

白韻琴

核電安全與政治運動

37

薛鳳旋

一九八七

人類是不可救藥的

46

馬建

民主與性解放

55

黃霑

國民黨的歷史教訓

63

劉紹唐

一九八八

爲甚麼要統一？莫名其妙

71

倪匡

批判的中國

79

劉曉波

一九八九

中國多黨制的可能性

93

張顯揚

若是黑手，非常光榮

100

方勵之

我的內心革命

108

胡因夢

國民黨大陸失敗的原因

116

何家驊

讓更多的窮人看到希望

124

許曉丹

一九九〇

台灣已是歷史事實

129

許信良

紅葉山莊夜深沉

135

侯德健

萬日情誼不會輕忘

148

范曾

一個中國的統一戰略

158

蔣緯國

一九九一

來自中國的歌星

166

劉索拉

中國的演變與出路

175

余英時

一九九二

國民黨與台灣民主

關 中 185

從電視記者到立法委員

周 荃 193

大陸台灣都不能亂

趙耀東 201

掛羊頭、賣狗肉

傅 聰 209

要有打不死的精神

蔣 震 218

中共與儒家學說

劉述先 226

要珍惜方塊字

唐德剛 234

中國體育的重獎政策

李富榮 239

大陸走資與兩岸三邊關係

金耀基 247

一九九三

爲血的歷史作證

鄭 義 256

期待瓜熟蒂落

戴 晴 265

台灣的死刑狀況

林錫湖 275

不要把英雄道德化

勞思光 281

李翰祥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錄音訪問
地點：九龍清水灣松園



● 作者按：李翰祥的大名在香港台灣電影界如雷貫耳，找他做訪問也是一種享受，東北人的耿直性格會令你滿載而歸（在李太太的監製下）。他有說不完的銀幕故事，也有深厚的文史涵養，而且，筆頭功夫不弱於香港任何一位專欄作家。這篇訪問，仍然是滔滔不絕，快人快語，讓讀者分享他的愛與恨。

「火龍」與文化大革命

——訪問香港電影導演李翰祥先生

問：最近，看了影片《火龍》，您抓住末代皇帝溥儀這樣一個傳奇性題材，特別是寫了文革，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我覺得文革拍得像，有真實感，《皇天后土》不少地方就感到假。

李翰祥：這樣拍文革，不僅外面沒有，就是大陸裏面也沒有，雖然他們也拍過文革，但還是有困難的。拍《火龍》時，潘虹就擔心：「李導演，這樣拍，能行嗎？」

問：您曾說過，想拍幾部可以留下來看一看的影片，這部片子您滿意嗎？

李翰祥：從生意上看，票房一千四百萬，大約介乎那兩部片子之間，但《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對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在清宮裏面拍清宮戲，滿足了我的理想，四百多年來也沒有第二個人能這樣做，而今後也不可能這樣做。中國方面已決定，再不准人在故宮裏拍戲，這算我的幸運吧。就電影本身講，《火龍》比較完整。

溥儀後半生是在「做人」，討好人

問：在您的構思中，想把溥儀描寫成一個怎樣的人？

李翰祥：溥儀前半生與後半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前半生是一個模式裏的人，一個受訓練的皇帝，從小關在皇帝罐，長大一打開就是皇帝了。所以，在他腦子裏，天下是他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威作福，都是當然的。小時他認為張勳復辟是應該的，到日本去當兒皇帝也是應該的，直到他

後來在法庭作證，我看過一個新聞片，還是那樣驕傲，不可一世，和他的後半生完全不同。他的後半生經過十年改造，已經把一切磨圓了，他知道別人再不會認為他是皇上。在監獄，他想到能苟延殘喘活過來就不錯了，他跟沈醉說過，你看，那麼多末代皇帝，我還是能活著的一個，覺得很滿足。

問：您認為溥儀是否真正改造成了「普通公民」？

李翰祥：我覺得他的前半生是「做皇帝」，後半生是在「做人」，時時想著討好人，讓人相信他是個老實人，一個改過自新的人，至死都帶著一個問號，似乎又不懂得甚麼是滿足。溥儀的內心世界，他的真實的自我始終是我探索的一個問題。我看過他的日記，有些地方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些東西寫在日記幹嘛？明明是給人看的。所以，他做人是給人看的，是「做人」，不是「為人」。為人者，我就是這樣，我就這樣做了，不要討好誰，我行我素。溥儀是做人，演人，演一個好人。也許，有人說做一個好人就是好人了，但我覺得，他不是這樣，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人」。

問：這是一種很普遍的被「改造」者的心態，在統戰溥儀上仍是成功的，對嗎？

李翰祥：溥儀及一些國民黨將領，是把他們殺了好還是放了好？相信中共高層是早有考慮的。不殺，我認為是對的，也一定有感化作用，無論是溥儀還是沈醉，都不會無動於衷。現在，中共爲了統一、四海歸心，處處統戰，但是他們不能忘了，只統戰幾個高級將領，不統戰全中國人心，人們口服心不服，還是會有麻煩的。我回去拍片，他們對我不錯，大力支持我，我很感謝，但我對他們還是有批評的，他們就很不理解。爲甚麼要人家不說話呢？要知道，我在香港、台灣都生活過、工作過，我知道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我不會瞎罵人，但我有話不說也很難辦到，這是我願意接受你的訪問的原因。我曾回家鄉去看過，不能不令人失望，三十年不變，真難以想像（按：李翰祥的家鄉是遼寧錦州）。你去看看今天的「黃土地」還有多少地方還是那樣？！不過，說多了也沒用。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催眠

問：溥儀在文革中的遭遇，據李淑賢的書，似乎沒有被打，真實的情況您想必知道更多。

李翰祥：應該說，溥儀的一生都是傀儡，傀儡皇帝加傀儡公民，他一切都聽別人的，前半生如此，後半生當老百姓也如此，只不過形象不同，一個穿龍袍，一個穿解放裝。他對文化大革命當然害怕，只是偶而有些懷疑，他不會說文革「有問題」的話，他不敢。他沒有受到紅衛兵多大的衝擊，只是要他不要「作威作福」，房間的擺設改了一些。

問：您的意思是不是想更概括地譴責文革？

李翰祥：我只是想通過他這個劇中人，描寫一點文革的蛛絲馬跡。事實上，文革受迫害的人、無理取鬧的人，比我描寫的要超過百倍千倍以上。文革中把人不當人，完全抹煞人的尊嚴的事情，那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如果拍出來，全世界都不會相信，現在我寫成電影中這樣，還有不少人問：文革真是這樣嗎？其實，比這要厲害得多，我相信，你更清楚。

問：我同意。是更厲害。有些事情拍出來，恐怕沒有人會相信。

李翰祥：沒有辦法。文革是一個偉大的催眠師把全中國十億人口都催眠了——就這麼回事。（問：迷幻術？）不，就是催眠術。要試試我的魔力有多大。要你往東，你就說東好，要你往西，你又說西好。我感到，文革只是表現了這樣一種慾望，發瘋，瘋了。通過《火龍》這部電影，我描寫了一個劇中人在文革中的命運，也寄託了我個人的看法，只是點到即止，作為個人的遭遇也只寫了百分之一而已。

問：對溥儀的故事，大約有幾成的真實性？

李翰祥：家居生活都是真實的，結婚呀、乘車呀、上街被認出皇帝、燒魚呀、要離婚呀等都是真

的，有其事。夫婦生活中也有過問題，生理有毛病，沒有孩子，但李淑賢也不敢要求離婚，黨也不會同意，影響太大。總之，你知道，藝術不等於生活，不能百分之百真實。

問：影片給觀眾的印象是，您很同情溥儀。您同意嗎？

李翰祥：他一生是無辜的，西太后把他拉上寶座才三歲，懵懵懂懂地過了一生，做皇帝不得已，做公民也無可奈何；到最後，說話謙卑畏縮，低聲下氣，穿得也馬虎，棉褲都打了補丁，完全看不到是一個有過天子之威的人，而是一個可憐人。這怎能不令我同情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不知道，他們滿洲旗人是特講究禮節的，一見面就左請安、右請安，可以問長問短二十分鐘，又很愛面子、講體面，誰也不得罪，也不會自我作賤。我訪問過溥儀，他就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我從他身上看到溥儀的影子，他就是小一號的溥儀，哥倆像極了……

《火龍》由胡喬木點頭通過

問：《火龍》剪得多不多？

李翰祥：原先寫文革，拍了不少短鏡頭，描寫剃皮鞋，剪頭髮，剃陰陽頭等等無理的事，太刺激，都沒有用。有一個鏡頭是這樣的：溥儀、沈醉被帶走了，潘虹回到家坐下來，前面車站「噹」一聲，溥儀他們在監獄裏出來聽話，有人宣佈「此地最安全」，潘虹撲在桌上，這鏡頭很長，由天黑到天亮，背景孩子婦女的哭喊聲，到天亮傳來北京車站的鐘聲：「東方紅、太陽升……」這本來是最好的場戲，但我把它剪了，這是我最大的損失。一問：他們要你剪的嗎？「不，我自己剪的。他們看片時，說『有點問題吧？』不直說，我明白，剪了兩次——沒了，通過。」

問：誰審片？

李翰祥：誰都可以審片！沒有檢查制度嘛，官人可以審片，一句話定乾坤。

問：是文化部審嗎？

李翰祥：中宣部。好像是鄧力羣請胡喬木看片子，大家問胡喬木的意見，他說：「不要問，我不是來審查電影的，我是來看影片的……這片子不錯嘛，拍得蠻好嘛。」好，沒事了，大家沒話說。本來是文化部、電視廣播部審的，它們有專門的審查機構，但不能作主、往上遞，所以，最後是中宣部通過的。文革這段寫得並不深刻，剪掉了四百呎，留下的也只有四、五百呎。

問：電影中剪接了些文革新聞片，我認為效果不錯，不然，氣氛烘托不出來。

李翰祥：那些大場面是沒法重拍的，本來還有一些場面，被拿掉了。

問：影片通過福貴人之口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她指責溥儀說，我們為你受苦受罪，你卻在這裏享受高幹待遇，這公平嗎？但是，影片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李翰祥：這涉及到對統戰政策的評價，問題不應由我來回答，我只是遵循歷史的真實反映了這一點。你說的現象大家都知道，有甚麼辦法？誰讓你不當大的？算你倒霉。他們對那些人的處理，不是根據法，不是根據判例。我的電影只是說溥儀經過了這樣一個時代死去了，並不想借此演繹甚麼，寫文革也是言不由衷。這在台灣也是，一樣，最好風花雪月，莫談國是。我們不能像美國人那樣拍片，你看過《白夜逃亡》嗎？

問：看過，非常欣賞！拍得真好。

李翰祥：拍得好，也寫得好。

問：大陸這三十年提供了許多精彩故事，但是，不少真相卻諱莫如深……聽說您要拍《江青傳》，是嗎？

李翰祥：很多人謠傳我拍《江青傳》，甚至有人勸我不要拍。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拍江青，無從下筆，怎麼拍？拍一個什麼樣的江青？喜劇？悲劇？說她好？說她壞？都有問題，有麻煩，沒法下定

論，拍諷刺喜劇可以，但也沒人看。

問：聽說東北也拍了一個《末代皇后》。

李翰祥：是的。被禁了……因為有一場皇后被日本人強姦的戲和一場皇后在宮裏偷人的戲，正面描寫了床上戲。《火龍》中也從側面提到。

問：他們夠膽拍？

李翰祥：是呀，你敢拍，我就敢禁！

大陸電影還比不上台灣電影

問：請對大陸電影和港台電影作一個比較。

李翰祥：香港電影在外表上、包裝上都相當富麗堂皇，技巧趕上世界水平，但內涵就比較差，像一個錦盒裏包花牛米。台灣片不大講究包裝，但有內涵，愈裏偶而裝塊玉。台灣片比大陸片好得多，包括內容、深度和形式，《童年往事》比《黃土地》強很多，《黃土地》還是搞形式，人物很誇張，是特殊人，只不過是一個學生的畢業作品。

問：我覺得您的手法還是比較平實的，不要甚麼花巧。

李翰祥：過去也要過，但成熟了，坐穩了，就覺得不是耍技巧的時候了。我常對一些同行朋友說，攝影機不動最好，不偏、不推、不拉，不動也最難，侯孝賢的作品好，就是不動，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演員，可謂大師級導演。黑澤明也是愛走形式。

問：大陸導演和演員的潛質如何？

李翰祥：大陸電影地大人多，國家給那麼多錢，但一般講，技巧還不熟練。我不是講大話，我當導演三十三年，拍了八十多部片，自己做老闆的也有二十幾部，我可使用任何表現方法拍片，但重要的

是要有內涵。他們（大陸）拍片有的技巧太生；有的鑽牛角尖；有的不顧觀眾，太自我，而這種自我是不對的；有的只爲國家服務，盡講些不通的政治大道理，說教太多。有些導演不錯，製作認真。吳貽弓、陳凱歌這些年輕的導演都有潛質。

問：演員方面呢？

李翰祥：他們的演員都是經過訓練的，這是很要命的，這種演員知道該怎麼演戲，一招一式都有格式，這就糟了。侯孝賢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派找演員，就到生活中去找，不受訓練。你在前面走，我在後拍你一下，這回頭一驚，就是最真實的，但要演，就假了，他有了預感。他們動不動就是創造角色，爲一個角色的誕生作傳——完了，流於公式化。演員最好是沒有學過戲的，沒研究過劇本的。

問：好，謝謝您。

一丁（樓子春）

一九八六年四月書面訪問
地點：香港



● 作者按：一丁是樓子春先生的筆名。年近九旬的樓先生和王凡西、鄭超麟被稱為中國托派健在的三位元老。樓先生棲居香港四十餘年，孜孜不倦地為第四國際的理想而工作，辦出版社、寫文章。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中國托派已於1952年被中共一網打盡，八〇年代中期，大陸思想界出現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的動向。

托派對中國改革的想法

——筆訪政論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

問：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二十週年，據說，香港托派組織在文革期間曾經比較活躍，我想請您談談中國托派對文革的看法。大陸有一部份人對文革持「兩種文革」的觀點，即毛澤東的文革是權力鬥爭，人民的文革是爲了推翻紅色官僚階級的統治，因此，文革不能完全否定，您認爲如何？

文革，不能籠統反對，也不能簡單擁護

一丁：您說「香港托派組織在文革期間曾經比較活躍」，並非如此。文革初期沒有引起某些人對托派思想的共鳴，只是在越南抗美戰爭和席卷歐美的、特別是法國和美國的青年左傾的潮流發生後，香港以及海外華人中的一部份才激烈左傾起來，並且部份接受了托派思想。

國際托派對文革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和一些周圍的朋友當年對文革的看法，可以用如下方式來概括：不能籠統反對，也不能簡單擁護，而是採取獨立的批判立場。我們當時提出過十條標準；凡是符合這標準的團體或個人，我們便和它或他一起鬥爭，否則，堅決予以反對。這十條標準的第一條是：是否反對神化領袖；第二條：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污落；第六條：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第八條：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和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文革如果確能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發展，我相信，它決不會造成的結局——一場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相反，它可能已使中國走上了比較健康的道路。

關於文革的起因及其本質，曾經有人說它是毛澤東晚年發瘋的產物。這當然是胡說。把文革看成是單純的奪權鬥爭，亦未免淺薄。若說文革有兩種——上，一下——上面是官僚內鬨，下面是人民大眾企圖推翻官僚統治的革命；二者交纏，造成了光怪陸離的空前亂局，這個說法也只看到了表象，仍未把握住事情的實質。依我們之見，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應該在如下的事實中尋找：一個經濟和文化都相當落後的國家，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湊合，竟使一個自命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並企圖在這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甚至建設共產主義。這種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經濟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思想與現實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必然會發生種種重大的與難於克服的困難。為克服這些困難，各式各樣的人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想法和行動。「文化大革命」便是毛澤東們為擺脫這一困境所想與所行的一套辦法。同時，作為困境中的災難者的其他中國人，特別是那些最為敏感的青年人，又有意無意地、真誠或虛假地接受了毛澤東的號召，想藉此解決自身的苦痛與困難。

因此，不但青年大眾的文革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毛澤東的文革也不是全無理由的。文革之所以成為「空前浩劫」，它之所以荒謬絕倫，並非因為它想革命，而是因為它革錯了命。錯在哪裏？下面再說。

看到中共的「社會主義」搞得一塌糊塗，今天有不少人發揮了這樣的意見：中國經濟落後，根本還不曾達到資本主義，而中共偏偏想跳過階段，硬要建設社會主義，結果造成了一場接一場的浩劫。因之，他們說，中共原不該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原應該幫助國民黨發展資本主義；等到中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了，才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時候，便不會有我們上述的三種難於克服的矛盾，也不會有一「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了。